



诗新韵

朝着春天飞奔

谭仲池

阳光的梦
灿烂地绽放在枝头
彩云托着歌声在飞
把少女的心事
变成艳丽的花朵
一个村庄挨着一个村庄
一条河流连着一条河流
一片田野挽着一片田野
都在倾听农民爽朗的欢笑
都在甜美地闻着醉人的酒香

一副一副的春联
一盏一盏的灯笼
一车一车的喜悦
都涌向敞开的大门
把一年的丰收
和新的希望收藏

春天 默默走近我
走近雪花装点过的旷野
走近翠绿染透过的池塘
走近渴望滋长的校园
走近机声轰隆的厂房
她把胸中最美丽的画卷
铺在辽阔的大地上

温暖的风
穿过山峦树林
穿过城廓篱笆老屋
穿过匆匆行走的人群
穿过缓缓驶过的车流
她带着清新的思维和呼唤
拥抱所有蓬勃的生命

我知道 今年的春天醒得早
她要唯美的精灵
神的雄魂
和力的潮涌
用妖娆打扮山水
用绚丽描画岁月
用甜蜜滋润生活
用芬芳氤氲日子
用缤纷编织明天

春天 默默走近我
我感知她古典美的庄重辉煌
我陶醉她自然美的至奇至丽
我痴恋她温柔美的缠绵清激
我向往她生态美的高贵纯洁
我执着她凝重美的俊朗挺立

春天 我知道你的源头
在生生不息的宇宙时空
悠远瑰丽的文化血脉
而你的故乡
在耕耘 播种 流汗 收获
创造 奋斗 演进的风雨世界
一切都是天人共造
一切都是大道沧桑
一切都是风雨兼程
一切都是月缺月圆

一百年太久 已成就伟业
新征程再出发
我们要大笔续写雄篇
并非心比天高 而是脚踏实地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担当
民之所念 民之所盼
你朝夕萦怀时时牵肠
惟愿春风万里遍地锦绣
风云变幻安如泰山
自有定海神针手中握
乾坤朗朗紫气盈盈

春天 默默走近我们
我们已整理好出征的行装
国之大者民族复兴铭记心头
国之大计文化引领培根铸魂
踏着雨水擦亮的路
一起向未来
朝着春天飞奔
飞奔 飞奔 飞奔
向着太阳 向着幸福
向着美好 向着光明



回味靖港

骆志平

靖港古镇是假着湘江堤脚、依芦江港湾慢慢长大的，如果按唐代李靖屯兵芦江港湾而得名，至少已过了 1000 年。如今谁也讲不清楚李靖在这里屯过多少兵，杜工部的诗船也只在湘江对岸的铜官守风亭泊过一下岸，然后竹篙一撑就去了下游乔口的青草湖，对此在铜官和乔口都有杜工部留下的诗词可辅证，以至于靖港的文化人聊起杜工部，总感觉面子上有点薄。

小时候，只有下雨天，大人们才有空闲带着细伢子去靖港，所以在我印象中，靖港总是站在烟雨中，随你从哪个巷子走进去，都是一幅戴望舒的雨巷。每次到靖港，我和其他的细伢子一起，总会顶着个小脑袋街头巷尾到处钻，大人们为了不让自家的孩子走丢了，偶尔会买个玩具或给点其他小盼头，撮得细伢子绕着大人团团转。

在我去外面闯荡以前，靖港就是我心里城市的模样。只是那时没有城管，做的又大多是街头生意，经常是这里一堆那里一堆人乱晃悠，捡货、砍价、看秤、抢鲜，市井烟火吵翻天，最热闹的时候箩筐簸箕撒一街，摆出的各种土货把临街的铺面都挤到了最靠边。只是那年代还没有旅游这个词，熙熙攘攘的大多是一些满口乡音的粗嗓门。



（靖港镇供图）

游宇明

明人张岱的《夜航船》里有句话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那就是“耕当问奴，织当问婢”。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物质保障，不可一日或缺。皇权时代，社会就像动物的丛林，充满弱肉强食，大户人家吃的是华食、穿的是美衣，耕种和纺织等辛劳之事却由奴婢代劳，自然也只有奴婢对此类事在行。所谓“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实际上就是说：一个人想知晓某方面的知识，必须向这个领域的行家里手学习。只有这些人才能懂得相关事物的内在规律，清楚事物的真相。

张岱接着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四川有个杜处士，喜好书画，收藏的珍宝多达上百件，其中就有戴嵩画的一幅牛。他对此画极其钟爱，用锦囊、玉轴装饰它。某天，杜处士晾晒书画，被一个牧童见到，牧童拍手大笑：“这画的斗牛啊，牛相斗，力气在牛角上，尾巴应该夹在两腿之间，这画却画它们扬尾角斗，错了啊！”杜处士笑着表示赞成。戴嵩是唐代著名画家，一向以擅画牛享誉天下，与韩干的画马并称“韩马戴牛”，没想到因为缺少相关常识，这幅传世名作闹了个大笑话。

长大后，好多年都没有去过靖港，只听说由于外面的高楼长得快，城里的银两又好攒，长大的孩子都去了远方，赶集的人们也去了城里赶时髦。只剩下一个破旧的靖港，躲在江岸堤下，满脸落寞在变老。

这些年，城市的热闹已经让人越来越喘不过气，加之网络化时代，城里的银子也难攒，那些古诗词中“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又成了城里人的向往。其实城里人心里也清楚，随便把族谱往前挪一点，家家都是乡下人，如今阅过了城市繁华，便又把儿时的记忆牵出来捏成了额头上说不完的乡愁。

再次去靖港，已是 10 年前的事了，这时的靖港刚领到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品牌，旅游开发的帖子发到了中央电视台，那些破旧了多年的老店铺也已整装换颜抄起了老本行，豆子芝麻茶、靖港香干、八大碗、小钵子甜酒，这些过去的老口味又都变成了热销货，靖港古镇居然又老树发新芽，一度成为了旅游热搜词。

和儿时随便从哪个小巷都可入老街不一样，这时的古镇已经很气派，新增了东西两个广场，乌篷船荡起了芦江水，石牌坊竖到了江岸上，八街四巷七码头挤到了南岸堤。一时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文人墨客诗吟赋贺，就像有钱人家给老祖宗祝寿，张灯结彩挂楹联，一下子就褪尽了老靖港的破旧和寒惨。

耕当问奴

类似的幽默在生活中屡见不鲜。某个特殊历史时期，有人得到了一个城市卫生系统的权力，但此君并非学医出身，对专业知识一窍不通。一次，他偶然听说有个叫李时珍的人写了一册医药著作《本草纲目》，非常厉害。第二天开会，为了显摆自己知晓业务、尊重人才，他高声大喊：“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请坐到前排来”，会议室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此时，这位官员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说错了话。我们不难设想，如果此官员学过医，或者他听到李时珍这个名字时向相关人士请教一下，是否还会碰到此类尴尬。

向行家里手学习需要谦卑。某些时候，我们对一个领域的事情没弄懂，但自己的职位、名气、拥有的金钱、社会影响力却大大优越于明白这些知识的人。你只看重外表的东西，在乎一时的虚荣，就会变得狂傲，变得高高在上，变得冷若冰霜，就会以遇事“问奴”为耻，最后必然让自己的浅薄与无知一次次累加。相反，你怀着真诚的求知心，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用心向有专长的人学习，态度温和、低调，

冬夜，星月湖

李亚雄

湖心亭 僵直地站立在长廊尽头
冷眼旁观席月缠绵
与怅望湖水的枯荷一起 纳闷
湖边最爱窸窣的青竹 咋没了声息
只有那几棵低矮稀疏的花叶芦竹
和水生鸢尾 在朔风中瑟瑟发抖

顺着人流寻找儿时的记忆，小时候的古镇没有这么大，一条青石街从唐朝铺起，1000 多年也就铺了大概 1.2 公里，两边的老店铺都是伴着青石街一起长大的，一个把岁月的烟火写满了门楣和檐墙，一个被来往的脚步磨成了一副坑洼锃亮的面孔。

在一个理发店前我止了步，但不知是不是过去的那个剃头铺，那时剃头铺的生意很火，经常是大细脑壳排成一长溜，剃头师傅手一着急，刮破头皮的事时有发生，只是那时的人都朴实，没有什么找麻烦这样的啰嗦事，倒是剃头师傅脾气大，还要摁着别人脑袋嘟嘟囔囔骂上两句别乱动。不远处老铁铺传来的打铁声还是那样的铿锵有力，只是光着的膀子显然有些不结实，和过去那位只见眼珠子晃动的“黑铁塔”完全两个样。老面馆是儿时最喜欢去的地方，特嘴馋那面条的香，隔着十来个店铺就可撩开你的胃口，现在改成了餐馆，里子换了，面子也已不再。

当我从儿时的味道中回过神来，穿过半边街，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宏泰坊。和相邻的八元堂一样，这不是我儿时有过的记忆，可能是青楼的名号带点鲜，路过的游客都往里面直探头，八元堂有戏看，自然也是人流如织，现在看来，宏泰坊和八元堂还真是老街最美的记忆。从江船泊岸起，听到的就是琴弦高扬的相思曲，怀揣银两的商贾名流又岂会任江风吹亮白昼。而八元堂作为宁乡人开的会馆，里面的戏台不一般，戏台出檐带角就像一顶官人帽，两厢戏檐则像戏台上甩出的长袖，落在了人群中，一个戏台谈古论今，几张八仙桌摆茶喝酒，既可做生意又可享人生，宁乡人不简单。

宏泰坊和电视中看到的青楼一个样，是呼应旅游的需要和八元堂一起恢复的，除了这两处，从古镇一路览过，真正让我心动的是清澈的芦江水，缠缠绕绕，愣是把八街四巷七码头团在了一起，也把靖港的古往今来美成了一幅画，如果和儿时来一样，又下起小雨，这青烟古巷，这墙上青苔，这油纸彩伞还有戏台上花腔花脸咿呀呀唱个不停的朦胧身影，不把你醉倒江心，也会让你流连忘返。

你的知识便会渊博，你的眼界便会开阔，你的心灵便会一天天丰盈。

我们也应该摒弃过强的功利心。人的求知最忌讳以“有用”“无用”划界。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有用”“无用”永远是相对的，我们的即时认识未必那么精准，换句话说就是：你认为的“有用”不一定是真“有用”，你认定的“无用”也不一定是真“无用”，另一方面更是由于一些事物之“有用”显示出来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最终结果跳入我们的眼帘之前，相当多的事物一时之间都显得“无用”。倘若我们过分追求一时之欲望满足，过分在乎事物的“有用”，必然会错过许多原本精彩的东西。“耕当问奴”这一理念告诉我们：干某件自认为有价值、有长远影响的事情之前，一个人首先要积累相关范围的知识，免得“书到用时方恨少”。

人不是一个孤岛，相反，我们倒是爬在树上的猴子，上上下下、前后左右、过去未来都是同类，这些“他者”构成了我们的环境，也是我们天天需要面对的世界。学会“耕当问奴”，实际上就是要学会向最充分掌握了某方面知识的人请教学习，学会敬畏被实践验证了的生活真谛。

送春牛的科伯

罗瑞花

我在密密稠稠的细雨中，回到了青溪。

在村口，遇见了父亲的同庚——87 岁的科伯。他腰板依然挺直，光秃秃的头顶上沾着一层雨雾，四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子，在半新的军绿色棉大衣上晃动着，两个在胸前两个在背后，看得那里面装的是矿泉水瓶子和纸板之类，他要去镇上卖他捡的废品。

他没有认出我，从我身边走了过去。回到家里，跟母亲说起科伯，母亲说：“是命就有一份福。你科伯儿时被烧伤，面相丑陋，木讷本分，无妻无儿，想必晚景荒凉，没想到有国家记挂。他在敬老院住了好几年了，他勤劳种菜，捡废品创收，被评为敬老院里的模范。”

我想起了科伯那两间早已倾斜的透风漏雨的小屋，想起了他长年穿的那件土褐色的衣领上露着棉花的棉袄，想起了他去镇上供销社帮父亲的小商店挑货物时的恭谨，想起了青溪涨水淹没了跳石时他背我过河上学的温暖……我决定第二天去敬老院看看科伯。

乡村的早晨是被鸟雀儿叫醒的。屋檐后，田间山野，“唧唧——”“咕咕——”唱的唱，和的和，仿佛天地全是它们的。雨早已停了，雾在山岭间缠绵，空气甜湿洁净。镇里的敬老院建在原来的红碎茶厂院内，宽敞，花木整齐蓬勃，大朵大朵的茶花开得正盛，铁树扇子一样撑开在路边。我向一个坐着自动轮椅往门外走的老人问好，老人高兴地说：“雨停了，出去转转。”

台阶上几个老人正在洗衣服，旁边的房间传来电视声，我循声走过去，只见七八个老人围桌而坐，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闲谈。我问老人们在这里生活怎样，一个正在装烟丝的老人说：“这里好啊，生活自由劳动自由。”

我好奇地问：“你们搞些什么劳动呢？”

“我们种花种树，种菜种玉米啊。”一个老婆婆抢先说。

我对他们竖起了大拇指，说这样好，既锻炼身体，又有新鲜蔬菜吃。

厨房那边升腾着热气，飘来了葱香，我不由走了过去。餐厅整齐地摆着几张桌子和一些条凳，一个老人背对着门坐在小矮凳上择菜。听到脚步声，老人回过头来，哈，竟然是科伯！

他眯着眼，笑问我来干嘛，我说来看您啊，随即说出了我父亲的名字，他吃了一惊，翡翠绿的豌豆从他粗大的手指间掉落在地上，他喃喃自语起来：“你爹有志有能，没有寿岁，我无志无能，活这么久……”

我忙拍拍他的肩膀，说：“您现在不错嘛，是院里的模范呢。”

科伯捡起掉在地上的豌豆，说：“我是碰上了好时代，国家记挂着我们这些糟老头子呢。”

里间忙碌的炊事员走了出来，我问她老人帮厨是不是轮着来，炊事员说：“没要求他们，谁愿意就来嘛，倒是老科来得最多。他早把这当成自己的家了。”

餐厅的一角，堆着一堆白萝卜，有几个还长出了嫩芽。我不禁想起了科伯提着用白萝卜、竹篾制成的春牛，敲着一面小锣，挨家挨户送春牛的情景，笑着问他，还送春牛吗？

科伯开心地望向我，站起来，说：“给你看看。”

我跟着科伯向他的房间走去。房间一桌两床，被子随意地团在床上。他从床下拉出一个纸箱，从纸箱里抱出一只用稻草编织的春牛，通体金黄，小巧精致。我惊喜地接过来仔细端详。

“我跟对面床铺的老陈学了好久，总算编了这只满意的稻草春牛。以前送春牛，是想向乡亲们讨个糍耙饱肚子，现在送春牛，大家图个热闹，为这太平日子祈福。每年吃过早年饭，在天光蒙蒙亮里，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里，我拿着稻草春牛，他们一个个敲着脸盆、碗碟，在院子里送春牛……”

回家的路上，我沉醉在科伯他们送春牛的游戏里，远处层层梯田之间，春牛来了。

春牛来了，春牛来了，春牛打哪里来？春牛打洞庭湖边来。

牛角弯弯进你门，阳雀一叫闹春耕。

黄牛叫，嗯嘛——嗯嘛——
水牛叫，嗯安——嗯安——

